

我寫本文的動機始於看完第一期的「文季」（今年八月十五日出版，其前身爲「文學季刊」，由何欣、尉天聰二位先生合編）之後，因有感於其對文學的態度與觀念稍有偏失之嫌，乃略抒一己淺見，就教於文壇先進。

一、「文季」的風格及其路線

「文季」是一個文學刊物，但是創辦它絕不是爲了消閒。這是發刊詞劈頭的一句話。誠然，「文季」是有其自己的理想與目的，其以衆人皆「醉」（醉於純文學，醉於藝術至上論）我獨醒的姿態復出於今日叢論滙集的文壇之上，未嘗不能再給今日文壇來一劑激勵之效用；但是，「文季」的理想與目的是經過其本身的文學觀而產生的，是完全全站在主觀的立場來立論的。「文學不但應該是生活的反映，更重要的還是如何透過這些反映在現實中教育自己。」（見文季發刊詞「我們的努力和方向」），「文季」所標舉的就是文學與現實生活的不可分，寫實的、功用的文學才是真正具有價值的文學。於是，「文季」一直想從民間藝術中去發掘出一些能够代表基層民間的文化，去描寫基層民衆的社會生活，當然，這樣的藝術不是知識分子所專擅的，也不是士大夫階級或貴族階級所獨享的，它是屬於大衆的，它關心的是社會上每一隅角，每一具有天賦生命力量的一切生物，它所追求的

□君維黃□

從「文季」的風格

談「唯美文學」

也是其認為文學真正的價值所在。「全從民間藝術中去汲取靈感」才能產生優秀的作品，尤其是「在農村、漁村、戰場和工廠」，這樣的作品才更具備濃厚深刻的感人力量，也正因為「文季」主張文學作品與現實生活是必須融合為一的，因而它揚棄了「貴族」式的文學精神，學院派和商業式的文化也是它所鄙視、所不屑一顧的，它欣賞的是有着「入世精神」的藝術，於是它說：「如果還有那麼一種人仍然高蹈於現實之外，以一種貴族的姿態自詡着個人的吟風弄月可以給予人們以永恒的安慰，無疑地那不僅是在自欺欺人，而且也是對藝術的一種姦污了。」（同前）這種論調對於「唯美主義文學」在某一角度上是一項有力的排擊，非但詬病「貴族文學」是墮落淫靡的雕蟲小技，而且譏諷「藝術至上理論」為消極腐爛的文學思潮；然而，這只是從功利的實用的文學觀念上立論，想從藝術至上主義回到藝術功用主義的路上去。所以它大大地非議「文學雜誌」供應了「逃避文學」的哲學背景，又叫罵着傳統文學的美學，原本有孔子、詩經的健康立場，但六朝以後，典論論文、詩品、四聲譜之類啓端，其後又有司空圖詩品，滄浪詩話，以

至七子、隨園，他們在封建制度的意識形態下，建立了一套逃避藝術的美學，遂使歷代文人，終老是鄉，永不思返。對於目前頗引各方爭論的現代詩，則說是今日港、臺文壇上最腐爛的一環。而且指張愛玲們是為「殖民地文學」的中堅，白先勇之流當為「貴族文學」的嫡傳脈絡，而夏濟安等一羣則為「逃避文學」的代表。一言以蔽之，即一個作家必須走出書齋，進入這個混濁的現實社會，不可做個人的言志文學，必須以整個社會的代言者自居，使文學與現實生活合而為一，對於文字必須完全寫實，不能有任何潤飾，不能玩弄技巧，否則就是不忠於文學創作，連意象的組合，表現的方法，情節的渲染都是不實在的，空靈的文學作品是無根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是錯誤的，甚至是罪惡的，一切文章當以功利為主，實用為先，否則就是淫靡的、腐爛的。「藝術功用主義」是「文季」所高舉的旗幟，這與唐代古文運動時所喊出的口號——文以載道，是很類似的文學精神，關於這點實是顯而易見的。

二、「唯美文學」的源流及發展

在這一節裡，我並不想詳述唯美文學發展的時代背景，因為這與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相去太遠，而只談到它的淵源及其發展趨勢。

翻開中國文學史，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中國文學自古至今發展的曲線，其中「唯美文學」最早應該是濫觴於詩經的國風和二南中，從二南和國風中的作品，很顯然地，十之八九是屬於「非功用主義文學」的抒情詩，那是作者的個人言志；然而，這却是三百篇裡面最精彩的一部分。

在詩經三百篇中，社會詩和抒情詩可以說是分庭抗禮，是最重要的兩大部分了。這恐怕也是社會文學和個人文學最早的分野吧。其中，個人文學的發展，漸漸傾向於唯美的浪漫的路上去，完全是作者個人思想上的反省與自覺，而有超越現實社會的現象。因此，文學便逐步失去其實用的社會功能，而慢慢地蛻變為純粹的藝術了。這些浪漫性的情詩，在後代以倫理道德為基礎觀念的儒家眼中，是得不到重視的，更無論其文學地位了，因為它們勢必放棄文學的實用功能與教化主義，而一意只以藝術的傑出成就為文學的最高目的。雖然如此，但由於唯美主義的特殊文學觀，

使得它在朝代的轉移中，亦得以一股潛伏的勢力流傳下去，雖然其文學的外在形式曾經多次的變換，但它的基本的「藝術至上論」是永不變質的。這種藝術至上的文學觀念歷經春秋、戰國、秦一段不算短的潛伏時期，並無較大的成就，但到了漢朝，便開始呈現出一片新的景象，文學家專重技巧，工於詞句，雖然不免流於浮泛，而與實際相去太遠，但這可算是「唯美文學」的另一起步了。降及武帝，文學乃大盛，辭賦則為這時期的代表，此時文章與政事學術已然分途，文章一道自立門戶，但是這個風尚一到東漢，却隨即又末落了。

其後，中國文學發展到了魏晉，由於曹氏父子的提倡，上行下效，文學乃又呈露蓬勃的氣象，加以彼時清談盛行，流風所及，無不受其影響，人人皆以談玄說理為務，把老子的自然論與莊子的進化論，都應用到文學觀念裡面，於是，文學完全脫離了實用的社會使命，而趨於浪漫的神秘的哲理的發展，也就是說，由為他人的功用文學，一變而為個人的言志文學。在這轉變的過程中，文學已漸次成為獨立的一門藝術。一直到南北朝與隋的二百年間，這才形成了中國文

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唯美文學的極盛潮流。至此，文學

由漢代的諷刺的功用主義，變為魏晉的個人主義，再變為南北朝的唯美主義，經過了這三段蛻化之後，唯美文學已宣告定型。於是，文學轉而對於藝術上的技巧問題，討論得更精密更細緻了，這種現象在文學本身的發展上，自然是一種顯著的進步，許多作家把文學當作一件純粹的藝術品，只承認美是文學上最高的意義。這和西洋文學史上「為藝術而藝術」的極盛時期所強調的「美學的情操」是同樣的傾向。但是，他們却仍然有一個無法掩飾的嚴重弊病，那就是缺乏社會的人生的意義與基礎，然而，只就其文學本身的發展趨勢上來看，它是進步的藝術，依然有它不可抹殺的創造精神與文學價值。此後，唯美文學在各朝代中沉浮不定，或雄踞當代文壇，或淪為學術末流，仍舊是文學史上不可忽視的一支，其所佔的地位自亦相當高的，尤其以晚唐唯美詩的復活更值得一提，其時，唯美詩的重要主張有三：

一、文學有獨立的生命，不是一種改良社會、人生的工具。

二、文學最高的成就是美，美的價值就是藝術的

價值。

三、作者應該注意作品的形式，文字的雕琢，與音律的和諧，而不必去管它的內容和功用。

這三點主張正和顏元叔所介紹「新批評」的理論和方法大致相吻合。「新批評」的第一原則是「就文學論文學」，其要點亦有三：

一、承認一篇文學作品有其獨立的生命。

二、文學作品是藝術品，有它自己的完整性與統一性。

三、所以一件文學作品可以被視為獨立的存在，讓我們專注地考查其中的結構與字質等。

現代歐美的文學批評家，亦大多承認文學作品獨立自主的生命，與其藝術的完整性和統一性，而在故事的結構，人物的創造，心理的刻劃，景物的描寫，體裁的抉擇，氣氛的製造，意象的組合，趣味的發展等各方面去注意，甚且有人窮畢生之精力從事研究，這樣的文學觀在近代已非常普遍，且形成一股龐大的影響力量，目前受其感染的自非少數，而完全接受者亦相當可觀。

英國文學批評家 T. S. Eliot 在「傳統和個人的

本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說過這麼一句話：「藝術家發展的過程是繼續不斷地自我犧牲，繼續不斷地泯滅自己的個性。」這就是為藝術而作的犧牲，為藝術而藝術的表現，他特別強調的是藝術品本身，因而更產生了一種「無我」的藝術觀，將它帶入現代文學的意識中。所以，文學決不是以傳達知識為主的，也不是為了改革社會，或者解決人生的各種問題，它僅僅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用真的美的文字作媒介，來表現我們這一代的思想和情緒。一部好的作品都是想像力(imagination)豐富的，如果缺乏想像來開拓寫作的疆域，那麼，我們無論寫小說或詩歌，都要感到十分枯澀無味了，那種平鋪直述的事實報導，並不能滿足我們「欣賞」的要求。近代文學觀念把想像看成文學中最重要的因素，因為它是美的，創造的，合乎「為藝術而藝術」的基本精神。一般人往往都有一種似是而非的念頭，以為凡是文章皆是文學，這實在是天大的錯誤。而那些抒情言志的詩詞歌謠，被歷代傳統派的固執人士視為雕蟲小技，文人舞弄筆墨的玩藝兒，這種偏狹的觀念，免不了有坐井觀天之病，是以，「文以載道」一派的說法

，早已成為迂腐的歷史成見了。

三、中國近代「唯美文學」的趨向

中國近二、三十年來，「文以載道」的文學觀既然已不符合於時代潮流，「五四」之後又有李金髮的「象徵主義」，和徐志摩的「浪漫文學」作先鋒，加以從歐美流入的新藝術觀的衝激，「唯美文學」乃又形成一道宏大的洪流，不過臺、港目前的文學觀念已糅合了其他各方面的思潮，如：象徵主義，新古典主義、頹廢思想、禪宗思想等，而與原先中國傳統上的「唯美文學」稍有差異。傳統上的唯美文學歷代來都是成單線發展的，而近代却有成整個面發展的趨向，勢之所趨，衆之所歸，因而乃演變成一種「新藝術至上」的理論，也就是「為藝術而藝術」、「為文學而文學」，專門在語與音言律上下功夫，甚至有的還在現代詩的外貌(即格式)上做各種大胆的嚐試，強調感官上(視覺上)的感受，掙脫傳統上各種可能的束縛，開創了各式各樣的文學路線，於是，諸如意象、比喻、暗示、象徵，寫作技巧乃被廣泛地使用，其得

失是另一個問題，但這種披荆斬棘的精神仍然是值得敬佩的，我不想在此遽下價值上的肯定，還是留待後人去鑑賞品評。

但在這裡，我想拿最引人爭論的現代詩來說說（我本人也寫詩，只是寫得較少罷了），就教於各位詩壇前輩。

現代詩自「新文學運動」之後，剛剛解開了外在形式上的桔鎖，於是，便如同雨後新筍般各自打著旗幟嘶喊著，熙熙攘攘的，派別之多真有點令人眼花撩亂，雖然臺、港現代詩壇情形十分混濁，各詩派互相攻訐著，像昔日「現代詩社」和「藍星詩社」的論戰，互不相讓，但是他們却同是「藝術至上論」的支持者，一直在為藝術而藝術著，同是供奉著繆斯為唯一的真神。最近，臺灣的新詩社更是到處林立，像「龍族詩社」、「笠詩社」、「主流詩社」、「暴風雨詩社」……數也數不清了，他們雖非水火不相容，但各有勢力範圍，各自盤踞詩壇一席之地。我不知道中國現代文壇上的紛爭幾時休，但是，可以立下斷言的是：十年內中國近代的「唯美文學」仍然無法完全定型，仍然還不能夠確認屬於自己的恒久形態。所以，要

尋找出這一代的代表性文體，還是得再做進一步的追尋與努力。

價值 四、由「新批評」看「唯美文學」之

自從魏晉南北朝時期，「唯美文學」的地位確立了之後，其對於後世的影響自然是極大的。劉勰文心雕龍有云：「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於是乎士人為文則立巧爭奇，各自追求其理想中至美的極境，或為興趣說（嚴滄浪），或為神韻說（王漁洋），或為性靈說（袁簡齋），或為境界說（王靜安），雖各流派立論說法迥異，然其追求藝術上唯美的基本精神則一，而且他們所為的文學亦必揚棄其他蕪雜的社會因素，而有其完全獨立的文學生命，他們的藝術至上色彩是濃厚的，完整的，就如同音樂和美術一樣，也許像杜步西的月光曲，或者像梵谷的向日葵，同是以藝術至上為其最崇高的理想，這些作品裡，絕不會有任何改革社會的實用思想存在，我們只能從那裡面感受到美，絕對的美，完整的美，但是就像「文季」裡所說的對人生社會發生不

了作用，只是作者個人在文字上的享樂嗎？不是的，「唯美文學」依然有它和緩的慰藉功效的，只是它是間接的，不像「文季」所標舉的「實用主義文學」那樣直接罷了。所以勞榦也曾這麼說過：「藝術誠然不能完全脫離人生，但通過藝術的技巧來表現出來的人生，不論是否獲得人們心靈的共鳴，甚至獲得人們的眼淚，但這種『人生』是經過誇張以及改造過的，決不會和真實的人生，銖兩悉稱。所以藝術就是藝術，從藝術的角度來表現的人生，仍然是藝術。」現代的藝術論除了講求表現的技巧之外，當然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做到合乎美的要求，畢卡索超現實的畫風，他所追求的亦不過如此。

「文學作品有它自己完整的生命」，這是歷來唯美文學所有強調的一點，「新批評」亦承認這一基本文學觀的存在，所以他強調文學作品的外在關係。「新批評」所謂的外在關係，包括了歷史的和傳記的兩類。歷史的外在關係是指一篇作品所產生的時空背景；傳記的外在關係是指作家本身的生命因素。雖然「唯美文學」的作品也有其產生的時空背景，以及作家本人的生命因素，但這些外在關係對「唯美文學」

的價值來說，並不構成任何影響，唯美文學的作品，其生命力量是在於作品本身，而一個作品的價值，亦取決於其本身所表現的美的程度，並非決定於其在外關係的。李辰冬教授也將「文學」定義為：「凡作者的意識用意象來表現，而表現時以文字為工具的謂之文學。」如此說來，一個作品的產生是經由作者的意識，用意象的組合，趣味的統一等方法來表現的，當然，它的成功與否是依賴著他的表現技巧了，對於其他的時空背景關係是不重要的，也正因為這樣，所以它跟周遭的社會環境扯不上密切的牽連，更不會刻意地談論「社會實用文學主義」了；但是，它「唯美」的價值依然存在，它的藝術理想依然為大多數文學家所追求著，「為藝術而藝術」的波濤依然在激盪著，縱然時代再怎樣轉變，它是永不會歇止的一支文藝潮流，就像歷代一路奔馳而來一樣。

我們再看看王國維人間詞話裡的一段論述：「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水滸傳、紅樓夢之作者是也。主觀之詩人不必多閱世，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李後主是也。」

由此，我們當可很清楚地瞭解：無論是客觀的寫

文學探索

著 燕 柏 林

評介鄭清文的小說

評子于的「摸索」

論「遊園驚夢」

評介「嫁粧一牛車」

評介「看海的日子」

評介「約伯的末裔」

從張愛玲的小說看作家地位的論定

論「砂丘之女」的生疏之感

評日本「講談文學」的宮本武藏

源氏物語與紅樓夢

從「金色夜叉」看「大亨小傳」

從索普尼津看俄國小說的悲夜性

論「畢業生」的畸戀

論「午夜牛郎」的窩鬱人生

田納西·威廉

論「秋決」主題的一致性

談黑澤明和他的電影

評西方文明下的牢騷小說「何索」

書評書目

每冊定價25元 •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實，或者主觀的抒情，是各有千秋，難分軒輊的，何況大多數走客觀寫實路線的作品，其文筆亦經藝術的處理，其內容亦經誇張的渲染，「水滸傳」是如此，「紅樓夢」尤有過之，連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也免不了這層藝術的色彩。

唯美文學雖不是文學的標準形式或風格，但它自有一定的價值存在，乃是無庸置疑的了。不必將寫實主義奉為文學之正宗，亦不必將唯美文學視為腐爛的藝術至上論，任何流派的文學所以都能同時存在，或者互有消長，當然是各具有本身特殊的風格，各領文學上一定的範疇，所以，也各富有文學上某一方面的價值，我們又何必去做任何硬性的肯定或否定呢？